

MK 珍藏版世界名著系列

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

怪异故事集

[美] 爱伦·坡 著
曹明伦 译



MK珍藏版世界名著系列

[美]爱伦·坡 著

曹明伦 译

怪异故事集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怪异故事集 / (美) 爱伦 · 坡 (Poe, E. A.) 著; 曹明伦译. --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3.5

(MK 珍藏版世界名著系列)

ISBN 978-7-5145-0581-8

I. ①怪… II. ①爱… ②曹…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美国 - 近代 IV. ①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6623 号

怪异故事集

- | | |
|------|--|
| 作 者 | [美] 爱伦 · 坡 |
| 译 者 | 曹明伦 |
| 出 版 |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100 号住邦 2000 商务中心 1 号楼东区 15 层) |
| 出 品 | 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
| 发 行 | 中国致公出版社 |
| 作品企划 | 知音动漫图书 · 时代坊 |
| 责任编辑 | 王 聪 |
| 特约编辑 | 尚燕彬 张 芸 马 飞 |
| 装帧设计 | 李 婕 |
| 印 刷 | 湖北知音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 / 32 |
| 印 张 | 7 |
| 字 数 | 168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145-0581-8 |
| 定 价 | 15.00 元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322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知音书局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序

恐怖也是一种美妙



断气的妻子在午夜，脸颊一次又一次泛红，以为复活了，结果嘴唇又像死一样萎缩了——这是爱伦·坡认为最好的小说《丽姬娅》；明明活着，但是被所有人认为已经死亡，于是活活被解剖，活活被埋葬，屡屡被扔出去，砸破脑袋，这种活死人的待遇发生在《失去呼吸》中；全体海员在甲板上与黑暗无声搏斗，船进入北极，缓缓旋入海洋的入口，船员和整艘船被吸入地腹，这种惨烈的集体死法发生在《瓶中手稿》中……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以怪异见长，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恐怖拥抱逻辑，疯狂尾随命运，每个人都是梦魇的侦探，灵异可以极端，可以优雅，也可以寓藏密码学符号及充满文学象征意味。

看看爱伦·坡这位恐怖小说鼻祖的肖像，你也会从骨子里打出一阵阵的寒战。他活得相当短命，四十岁去世，且命运坎坷。作为拥有许多封号的作家，天赋和才华自是超然，但他个性任性，无节制能力，好酗酒、吵架……这些让他活得焦头烂额。曾经有几段好婚姻等着他，但都毁于他无节制的酗酒；前途大好的从军生涯止于他的自毁行为；几次出色的刊物编辑工作毁于他与老板的争吵中……他在一边对付贫穷一边对付自己灾难一样的个性中进行写作，这些作品是诞生在他自我平衡中的礼物。本来以他的个性和思想深度，是不可能超越恐惧的，但他做到了平视。于是他如法医一样，一次次拿恐惧开刀，多方位多层面地对恐怖开膛破肚。其实

这样的写作过程更恐怖，爱伦·坡倒是由此练就了解剖恐怖的熟练刀功。

这本《怪异故事集》里的故事大都描写绝望、绝境和死亡，且精细地放大由此带来的恐惧感。这些恐惧感原本深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爱伦·坡却费尽心思地倒腾出来，喧嚣地膨胀，极度地放大，最后将这种恐怖变成命运。他仿佛是在为恐怖寻找一个解释，在含着理性的冷光中，将这种解释作为燃料，再次将恐怖推动，燃烧着爆炸着去完成整个故事的叙述使命。看完这类故事，感觉确实很棒，就跟吃了绿得够劲的芥末，刺激劲儿直蹿脑门，不连续打出几个喷嚏，真对不起盛芥末的漂亮碟子。所以，看这些诡异故事，不颤抖，不忍受着继续翻下去，真是对不起这位恐怖小说鼻祖。

爱伦·坡虽然任性到善于毁灭自己，但是他对待写作是极度严肃的。他的作品并非灵感一现的任性之作，“绝大部分都是深思熟虑的苦心经营”。正如他自己所说：“文学是最高尚的职业。事实上它差不多是唯一适合一名男子汉的职业。”

爱伦·坡是诗人和短篇小说家，也是文学评论家，更是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的鼻祖。受到他影响的作家多得数不清，只能说，没受到他影响的作家屈指可数。他的侦探、恐怖小说是经典圭臬，检验起来，后代的类型小说创作没有人在形式或文学表现上超越过他。且他更深刻，形式更多变，更巧妙。

爱伦·坡的“亲友团”名单很长：柯南·道尔、波德莱尔、斯特凡·马拉美、儒勒·凡尔纳、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希区柯克、蒂姆·伯顿、江户川乱步等。显然他们并没有被爱伦·坡小说里的恐怖吓到，更多的人接过了他冰冷冷的手术刀，朝下一个故事深深地划出一道口子，狠狠地往口子深处掏去。

哦，恐怖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还是再看一遍爱伦·坡的这本《怪异故事集》吧。

周 珺



带着问题读书：

1. 爱伦·坡小说当中的环境描写常常是个极其封闭的空间，如《厄舍府的倒塌》中府邸外的气氛阴郁沉闷、凝滞不动，呈现出铅一般的色调。房间内也同样阴郁：“又长又窄的窗户顶端呈尖形，离黑色橡木地板老高老高……微弱的暗红色光线从方格玻璃射入，刚好能照亮室内比较显眼的物体……黑色的帷幔垂悬四壁。室内家具多而古雅，但破旧而不舒适。房间里有不少书籍和乐器，但未能给房间增添一分生气……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种凜然、钝重、驱不散的阴郁。”这种封闭灰暗的环境描写有什么象征意义？
2. 《黑猫》更像是一篇心理小说——它写出了人一连串的潜意识——由酗酒而暴躁，由暴躁而愧疚，由愧疚而恼怒，由恼怒而癫狂，由癫狂而恶生歹心，而后又由罪恶而恐惧，由恐惧而暴躁，由暴躁而酗酒，如此循环往复。但作者为什么要用一个犯罪的角度来写使得小说披上一层侦探的外衣？
3. 在爱伦·坡创作的小说里，父亲的形象总是缺失的，而母亲的形象却不断地反复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以不同的形象复活，在《丽姬娅》《莫雷娜》《厄舍府的倒塌》《贝蕾妮丝》中，都能找到母亲这一形象的化身。请具体分析出来并总结出它们的主题。
4. 爱伦·坡说幸福的四个条件是：简单的大自然中的生活；一个女人的爱情；摆脱野心并视名利为粪土；通过不断追求创造一种新的美。爱伦·坡尤其重视第四个条件，他将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满足第四个条件：创造一种新的美。爱伦·坡所追求的美并非戈蒂耶所说的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美”，他也不认为“美本身即具有道德意义”。那么他追求的是一种什么美呢？

实用知识

内容梗概

任何人读完爱伦·坡都会永志难忘。那些恐怖的画面和人性的挣扎统一成一种惊人的美感，那理性的分析文笔，逐字渗透——演化——进入恶性的表里，制造危险的吸引和氛围，小说人物走入人性的黑暗，读者也随之进入令人惊异的旅途，有时似乎都可以闻到潮湿的木栓味，更或者尸味。本书精选了《失去呼吸》《瓶中手稿》《贝蕾妮丝》《黑猫》《金甲虫》等篇目，篇篇深刻且形式多变，它们所传达的恐怖之美，足以惊扰我们的心。也许爱伦·坡的用意正是向不安的我们指出，走过黑暗险恶，才能看到人生美好，只有透过对死亡的最高恐惧，才能深刻认知生命的真实。

作者扫描

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十九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他是美国浪漫主义思潮时期的重要成员，以神秘故事和恐怖小说闻名于世，是美国短篇故事的创作先驱之一，被尊为侦探小说和恐怖小说的开山鼻祖，也被誉为后世科幻小说的始祖。

爱伦·坡出生于美国的波士顿，最初起名为埃德加·坡。父母为戏剧演员，他在家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他的父亲于一八一〇年弃家出走，母亲一年后死于肺病。小埃德加随即被苏格兰人约翰·爱伦带到位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家中。约翰·爱伦是一名商人，其经营范围包括烟草、服装、小麦、墓碑和奴隶，一度非常成功。爱伦一家抚养埃德加长大，但是从来没有正式收

养他,不过他的名字被改成了“埃德加·爱伦·坡”。

一八一五年,爱伦·坡随爱伦夫妇去伦敦读书。一八二〇年经济危机令约翰·爱伦的烟草生意破产,全家背着二十万美元的债务回到里士满。一八二五年,约翰·爱伦因为继承了一笔遗产而重新富裕。同年二月,爱伦·坡进入成立不久的弗吉尼亚大学学习语言,这时他已经和一位名叫罗伊斯特的姑娘订婚。大学期间,爱伦·坡失去了和罗伊斯特的联系,而且由于赌债的原因,和他的养父日渐疏远。爱伦·坡宣称养父没有提供他充足的经费来注册课程,订购教材,以及支付宿舍和生活费用。之后爱伦的确送来了一些额外的财物,但是爱伦·坡的债务还是在增加。一年后爱伦·坡辍学回到里士满,发现那里并不欢迎他,特别是他发现爱人罗伊斯特已经嫁给了别人。

一八二七年,爱伦·坡来到波士顿,靠做一些文员和小报记者的零工来维持生计。在这段时间中,他使用化名亨瑞·勒伦内。由于难以挣到足够的生活费,这一年三月,爱伦·坡应募参加了美国陆军,成为一名士兵。同年,爱伦·坡出版了第一本书《帖木儿和其他诗》,这是一本四十页的诗集,署名为“一个波士顿人”。该书只发行了五十本,几乎没有人关注。服役两年后,爱伦·坡获得炮兵“军士长”的军衔,这是士兵可以获得的最高军衔。爱伦·坡试图结束他为期五年的从军历程,他将真名和身世透露给长官中尉霍华德,霍华德要求他先和约翰·爱伦和解,然后才允许他退伍。爱伦·坡写信给约翰·爱伦,但对方无动于衷。一八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约翰·爱伦的妻子弗朗西斯去世,她下葬的第二天爱伦·坡回来了,也许妻子的故世软化了约翰·爱伦的态度——他同意帮助爱伦·坡退伍,这样他便有资格进入西点军校深造。

一八二九年四月,爱伦·坡退伍。在进入西点军校之前,爱伦·坡搬回巴尔的摩住了一段时间,栖居在他孀居的姑妈玛丽亚·克莱姆家,同住的还有他的表妹、兄长和祖母伊丽莎白·坡。这一年,爱伦·坡在巴尔的摩出版了第二本书《阿尔阿拉夫、帖木

尔及小诗》。

一八三〇年，爱伦·坡入学西点军校。同年十月，养父再婚，爱伦·坡写信对此予以讽刺，这导致了他与养父的彻底决裂，他也因此决定离开西点军校。一八三一年，爱伦·坡以玩忽职守和不服从命令、缺课、不上教堂而被军事法庭审判——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被开除。

随后，爱伦·坡来到纽约，在西点军校同学的资助之下，出版了自己的第三本诗集，这本诗集简单地题名为《诗集》，由纽约的出版商阿勒姆·布里斯出版，标注为“第二版”，内页说明“本书敬献给合众国士官生”。本书重刊了长诗《帖木尔》和《阿尔阿拉夫》以及六首先前未公开发表的诗，包括《致海伦》、《以色列费》和《海中之城》。

爱伦·坡开始更主动地尝试职业作家的创作生活。他选择的时机并不好，当时由于缺乏国际版权法的制约，在美国依靠发表文章来维持生活是比较困难的。在终其一生的文学生涯中，爱伦·坡一直努力追求成功，但也常常被迫低声下气地向别人借钱或者请求一些生活援助。

继早年对诗歌的热情之后，爱伦·坡将写作重心转向了随笔和小说。一八三三年，在巴尔的摩的期刊《礼拜六访客》的一次征文中，爱伦·坡的短篇小说《瓶中手稿》获奖。这次获奖使他谋得了《南方文学信使》的助理编辑一职。然而不出几个星期，他就因为酗酒而被解聘。回到巴尔的摩后，爱伦·坡和表妹——当时她只有十三岁——秘密结婚。由于爱伦·坡承诺痛改前非，所以重新被《南方文学信使》聘用，自此一直为该杂志工作到一八三七年一月才离开。

一八三九年夏天，爱伦·坡成为《伯顿绅士杂志》的助理编辑。这期间他发表了随笔、小说和评论，加强了他在《南方文学信使》工作时期开始确立的敏锐批评家的声誉；同年，《怪异故事集》上下卷出版，这本书基本没挣钱，并且评论褒贬不一。大约一年以后，爱

伦·坡离开《伯顿绅士杂志》，在《格雷厄姆杂志》找到一个助理编辑的职位。

一八四〇年六月，爱伦·坡发布了一份策划书，宣称要创办自己的期刊《唱针》。最开始爱伦·坡将这本期刊命名为《宾州》，因为它将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发行。不过，这个期刊在爱伦·坡生前从来没有发行过。

一八四二年，爱伦·坡的妻子病重，他酗酒更加严重。他离开《格雷厄姆杂志》试图找到新的工作。在谋求一个政府职位未果之后，他来到纽约。在成为《百老汇期刊》的编辑之前，他曾短期为《明镜晚报》工作。这期间，他和其他作家交恶，如公开指责亨利·W. 朗费罗抄袭，但朗费罗从未回应。一八四五年，他在《明镜晚报》上发表诗歌《乌鸦》，颇受好评。虽然《乌鸦》让爱伦·坡声誉鹊起，但他只获得了九美元的稿费。

一八四七年，爱伦·坡的妻子去世。传记作家和评论家常常认为爱伦·坡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主题“美人之死”源于他生活中女性的一再消逝，包括他的妻子。

丧妻后的爱伦·坡生活更加不稳定。一八四九年十月三日，一身邋遢的爱伦·坡被发现游荡在巴尔的摩的一家小酒馆外，当时他神志不清，似乎还有被人打伤的痕迹，他穿着他人的衣服，身上一文不名，也无法解释自己一周前离开里士满后发生了什么。他被送到当地的华盛顿大学医院后不省人事，醒来后胡言乱语，四天后就英年早逝了。之后，其表兄弟为他仓促地举行了葬礼。葬礼那天，正巧下雨，参加葬礼的只有七个人，追悼仪式只有短短三分钟，然后就被仓促安葬在了巴尔的摩威斯敏斯特教堂公墓。所有医疗记录包括他的死亡证明都已遗失。当时的报道说爱伦·坡死于脑溢血或脑炎——这是当时通行的对不体面的死因例如酗酒的一种委婉说法。然而，他确切的死因仍然是个谜。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包括酗酒、脑溢血、霍乱、吸毒、心脏病、狂犬病、自杀、肺结核等等。

作品审美

爱伦·坡在文学领域涉及面极广,从小说、诗歌、戏剧到文学论著无所不及,且在各个领域都占得一席之地。他的作品,语言和形式最有特点:精致且优美。在短篇小说领域,爱伦·坡更是达到了一个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爱伦·坡一生写了七十多篇小说,除《阿·戈·皮姆的故事》长达十二万字之外,其余的都符合他在《创作哲学》中制订的长度标准,即“任何文学作品的长度都有个明确的限定,那就是能让人一口气读完”。由于受到自十八世纪末开始由英伦兴起的哥特小说的影响,他的此类小说中充满了离奇怪诞、邪魅阴暗的哥特式风格。但爱伦·坡并没有一味地去模仿前人的作品,而是以自己擅长的心理冲突描写以及对美学的独特理解和追求,形成了在任何时代都可称之为“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因此,对于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爱伦·坡拥有不少头衔,难怪乎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说:“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

在今天看来,萧伯纳的评价确实是恰如其分的,但在爱伦·坡的有生之年,他未能得到与他文学创作地位相符的评价。由于爱伦·坡对于晦暗阴森的哥特风格的偏好,以及他对死亡奇幻题材的大肆描写,他的作品在美国一度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低俗之作,外界对他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就是爱伦·坡去世五十多年后,他的创作才逐渐被世界文坛所接受认可,并被赋予相应的文学地位。

爱伦·坡的小说,在叙述方法上有一个很直观的特点——基本上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这个第一人称的“我”,一部分是爱伦·坡自己,一部分是他探寻人类隐秘心灵世界的喻体。

如带有自传性的小说《威廉·威尔逊》,主人公威尔逊上了爱伦·坡当年在英国就读的学校,跟他拥有基本相同的性格和生活

作风。威廉·威尔逊还是个拥有双重人格的“怪人”。小说中的“两个”威尔逊拥有相同的相貌、声音,甚至在任何时刻都穿着相同的衣装,这样外表相同的“两个人”相互厌恶却又不得不相依相随:当一个“威尔逊”丧尽天良、干尽荒淫的坏勾当时,另一个“威尔逊”则高尚智慧、孜孜不倦地用忠告折磨着、纠缠着彻底放荡的他——“一个”与“另一个”合成了“我”。小说的结尾,恶的威尔逊杀死了善的威尔逊,让读者不能忘怀的是,善的威尔逊对“我”的最后的耳语:“你已经获胜,而我输了。但从今以后你也就死去——对这个世界、对天堂和希望也就毫无感觉!你存在于我中——而我一死,请看这个影子吧,这是你自己的影子,看你多么彻底地扼杀了自己。”“我”在挣脱了“善”的束缚后完全走向了毁灭,这不仅让“我”感到痛苦无助,也让读者感到措手不及,思索着两个威尔逊的产生源流和依存关系,令人回味无穷。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威尔逊是个人格分裂的病人。威尔逊的自我和超我缺乏自我的调和,得不到统一,最终演变成分裂的人格,即“善的威尔逊”和“恶的威尔逊”,使得威尔逊痛苦不堪。人格分裂的主人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病态人格的体现,而爱伦·坡具有主观叙事特点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更加突显了这种分裂人格的斗争,使小说显得更加荒诞奇异、引人入胜。爱伦·坡对于这种安排的偏好透露出他本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人格的分裂与缺失,而这种分裂和缺失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死亡是爱伦·坡小说的重要主题,他的每篇哥特式风格的小说都脱离不了死亡带来的恐惧和阴影。著名的有《厄舍府的倒塌》、《瓶中手稿》、《丽姬娅》等。这些小说的背景多被置于莱茵河畔的都市、亚平宁半岛上的城堡、荒郊野地里的古宅以及他心中那片变化莫测的“黑暗海洋”,情节多为生者与死者的纠缠、人面临死亡时的痛苦、人类的反常行为以及内心的矛盾冲突。这类小说气氛阴郁、恐怖,情节精巧、离奇,有一种梦魇般的魔力。

单纯的表现死亡并不是爱伦·坡的目的,取单纯的“死”而代

之的是“生来死去、死去活来”的情节。除了恐怖,爱伦·坡的这类小说更能让读者体会到,死亡的压力到来时人体本身感受到的快感,即强烈地体会到人性中的“死的本能”。不愿归去的身体、生生不息的灵魂,在传统的荒谬、诡秘之中透露出爱伦·坡对生命的信仰和执着,同时也让读者备受惊吓之时又感受着心灵上的震撼。

《丽姬娅》就是此类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我”拥有一个完美到几近让人感到可怕的妻子——丽姬娅,她美丽、聪慧,几乎无所不能,但她竟然因病去世了,这使得“我”在思念妻子的美好时痛苦万分,对现任妻子也鲜少投入感情。就在“我”不断回忆死去的前妻时,“我”的现任妻子也患上了重病,并逐渐衰弱。让“我”惊异的是,丽姬娅竟然将“我”的第二任妻子取而代之,真真正正地在她的体内复活了。小说在此戛然而止,在达到完美的惊悚效果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爱伦·坡对死亡的看法。在《丽姬娅》文前的题词中,爱伦·坡借约瑟夫·格兰维尔之口说出了“凡无意志薄弱之缺陷者,既不降服于天使,也不屈服于死神”——丽姬娅是这句话的最好写照,这句话也是爱伦·坡对待死亡的态度。一生中见过多次死亡的爱伦·坡,对于死亡有种说不明的情结。他畏惧死亡的同时,也想积极地挑战死亡,渴望着能体验战胜死亡和超越死亡时的快感与美感。丽姬娅怪异的复活背后,表现的是爱伦·坡对战胜死亡的希冀。无怪乎爱伦·坡曾言《丽姬娅》是自己最钟爱的作品。

“暴虐的恶棍”和“柔弱的少女”一直是哥特式小说的主要人物类型,前者残暴专横、冷酷无情,后者或柔美或苍白,通常是小说中的受害者。爱伦·坡的哥特式小说在沿袭这种传统的经典模式时,加入了自己的特殊风格。

虽然爱伦·坡笔下的女人依旧有着美丽的面孔、惨白的肤色,但她们不再处于绝对弱势,反而平添了一丝邪魅幽异,甚至有时取得了事件发展的主动权,或者干脆成为恐怖的制造者,让人不禁毛骨悚然。《丽姬娅》中的丽姬娅,一个完美的女人,她死而复活,最

终超脱于生死之外使生命得以永恒地延续。这个形象几乎满足了爱伦·坡对于女性的所有要求与幻想；同时，这一形象也作为一个不同于传统哥特式女主角的女性角色深深烙印在了哥特文学史上，让后人为之震撼。

同传统的哥特式小说中的“恶棍”形象一样，爱伦·坡小说中那些男性角色在进行犯罪时都冷酷、凶残、毫无人性。不同的是，爱伦·坡小说中的“恶棍”显得更为癫狂：他们平时温文尔雅，一旦失控，则演变成专行虐杀之刑的刽子手。《黑猫》中的“我”本来善良温顺，但后来变得酗酒、粗暴，最后完全丧失了人性，不单虐杀了黑猫，还杀死了自己的妻子。《黑猫》中的“我”显然是有虐待癖的精神病人的代表，同没有形成统一自我的特征的威廉·威尔逊一样，也夹杂了爱伦·坡本人的一点特征，如嗜酒和暴躁。

在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爱伦·坡发表的作品并不算多（六十多首短诗、七十多个短篇小说或随笔、三部中篇故事、一部长篇小说、一部戏剧），但他对现代世界文学的影响之深远，不是数量可以衡量的。他是现代诗歌和现代侦探小说的开创者。可以说，没有爱伦·坡的诗歌，就没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就没有兰波、马拉美和象征主义诗歌。如果说《化身博士》的作者斯蒂文森、《隐身人》的作者切斯特顿、《月亮宝石》的作者科林斯，是现代侦探小说的鼻祖，那么，爱伦·坡就是鼻祖的老师。没有爱伦·坡笔下的杜宾和叙述者“我”，就没有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和华生。只要看看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柯南·道尔、博尔赫斯等人对爱伦·坡的那些评价就知道，爱伦·坡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

大方之言

在爱伦·坡之后，任何写侦探小说的作者都不可能自信地宣称此领域中有一方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天地……一名侦探小说家只

能沿这条不宽的主道而行,所以他时时都会发现前方有坡的脚印。如果他偶尔能设法偏离主道,独辟蹊径,那他就可以感到心满意足了。

——英国侦探推理小说家 柯南·道尔

周末的午后剧场,坡让我吓破了胆。现在我能明白希望和失望之间的界限了。现在我可以想象由恶魔或者喝醉酒引起的精神错乱的恐怖了。现在我可以理解丰富而混杂的感情、浪漫和骇人之间微妙的变化、现实和超自然现象了。作为一个作家,现在我能欣赏坡的作品那使人迷惑的复杂结构,以及用他称之为“生动的效果”来博取读者的心了。有哪个称职的现代作家不会努力去追求那个效果呢?

——美国侦探小说家 P.J. 帕里什

说到埃德加·爱伦·坡——恐怖小说的宗师,人们心灵的操纵者,以及非常优雅的作家——在心理学正式成为一个学科之前,坡就能抓住那些能令人恐惧的事物,并且将它们转换成灵异、有趣的故事被人们理解。

——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主席 尼尔森·德米勒

延伸阅读

生不逢时的爱伦·坡

“先知,”我说,“凶兆!——仍是先知,不管是鸟是魔!凭我们头顶的苍天起誓——凭我们都崇拜的上帝起誓——告诉这充满悲伤的灵魂,它能否在遥远的仙境拥抱被天使叫作丽诺尔的少女,她纤尘不染——拥抱被天使叫作丽诺尔的少女,她美丽娇艳。”乌鸦说:“永不复还。”

一八四四年，爱伦·坡落笔写下这段文字，并最终将其放置在诗作《乌鸦》中的倒数第三段。在这场荒谬的对话中，“永不复还”重复了十一次，爱伦·坡曾经在文学评论《创作哲学》中解释写《乌鸦》时的创作状态：“绝处逢生——所有的艺术起始于 Nevermore。”许多中文读者认为，《乌鸦》诗中的“Nevermore”拥有汉语无法翻译的忧伤和绝望。由短句构成的轻快节奏韵律，伴随低回哀婉的意境，令《乌鸦》红了，“Nevermore”一度成为纽约人口中的流行词，与当今某些流行歌词的热门程度相当。

《乌鸦》是爱伦·坡自认为个人创作的最高水平，甚至超过了助其扬名的短篇小说《金甲虫》。爱伦·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乌鸦》与《金甲虫》的创作缘由如出一辙，那就是克服饥饿。结果，饥肠辘辘的鸟打败了饥肠辘辘的虫子。”在《金甲虫》出版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爱伦·坡终日靠面包和果酱果腹，有时甚至不得不到大街上向陌生人乞讨个五十美分的硬币，才能保证不饿肚子。他是第一个尝试完全依赖写作谋生的美国作家，这也导致了他一生的贫困潦倒。

爱伦·坡真是个生不逢时的倒霉蛋，短短四十载竟撞上两次经济危机。

一八一九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导致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爱伦·坡的养父因此破产。在巴尔的摩图书馆里，他尽其所能地阅读，他写道：“头脑不仅仅可以用来保存收据，还可以让它们永远以复利的速度增长。”尽管他从未从自己的出版物中获得一分一毫，但始终对自己的创作头脑充满信心。为了偿债，他不得不卖了姑妈家的奴隶。一八三三年，爱伦·坡的短篇小说《瓶中手稿》在征文比赛中获奖，当编辑带着五十美元奖金登门拜访时，发现文学天才处于极度饥荒中。翌年，约翰·爱伦去世，留下了三个种植园和三百二十名奴隶，却在遗嘱中对爱伦·坡只字不提。他依旧过着困窘拮据的生活。

一八三七年二月，爱伦·坡迁居纽约，正当《纽约客》欢迎其加

入、哈珀兄弟出版社准备出版其长篇小说《阿·戈·皮姆的故事》时，经济危机再次横扫美国。可怜的他没有谋到编辑的职位，始终过着拮据的生活。他再也没有写长篇小说，而是越来越多地写短篇小说。虽然他始终认定那是出于美学考虑——任何有真实价值的写作都应该是“一口气”完成的，以期获得单纯的戏剧效果，实则长篇小说无论从体力还是财力上，都是当时的他力所不能及的。当时一本书的成本是两美元，而在经济危机时期，一本书的价格是五十美分，显然写短篇的机会成本较低。

想必爱伦·坡也有过“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因为当时朗费罗的一首短诗便可得五十美元稿费，库珀的一组短篇小说也获得过上千美金。无奈当时的读者、评论家和书商都意识不到他的作品是天才的杰作，连他最好的小说《丽姬娅》也只获得十美元稿酬，《我发现了》一书的稿费仅为十四美元，而且他许多作品实际上都是无偿发表。《怪异故事集》出版的报酬就是出版商免费给他的一些样书。他的笔不仅没能为他挣得创办一份文学期刊所需的“千金”，而且几乎难以维持他那个三口之家的温饱。但他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用他那支笔写出他的想象、梦幻、思考和探索，同时也写出他对某些能获高额稿费的二流作品的轻蔑，写出他对某些互相吹捧的二流文人的愤慨。他曾写过许多指名道姓的批评文章，“将攻击的目标对准波士顿和纽约的文学权威人士”，结果在文学圈子内大量树敌，使他本来就不好过的日子更加难过。

随着《金甲虫》、《乌鸦》的出版，爱伦·坡的前景豁然开朗。贫困成就了爱伦·坡的《乌鸦》，在当时出版业几乎全军覆没的年代，他居然杀出了一条血路。好不容易熬出了“饥饿的四十年代”，爱伦·坡却寿终正寝了。